也许你曾经遇见过我（代前言）

摇摇也许你曾经遇见过我，在某一个下班时分的超市，我长发披肩，棉裙全是褶痕，我在冰梅酱与豆瓣酱之间犹豫，是纵容自己的好奇心，还是理智些，只是烧一盘热闹的菜。那时候，你不知道我的写，如果知道，必投我好奇的目光："你从哪里寻找灵感呢？"我只能无言以对。

却也许是在另外的地方，某一个荒黑的剧院，某一个冬夜的湖，灯的明灭之间燃烧过欲望。我偶然吸尽一盒烟，又自觉可笑，哪有 猿岁学抽烟的？你如果说过爱，必不因为我的写，而你一直不明白我的离开，你没想到只是因为你写了一封信，你说："看到叶倾城写的《原配》，仿佛在说我的故事。"我便笑起来，这笑容也是冷酷的，你的故事？你以为你是谁？

人生微妙的错乱，随时发生。

但很可能，你没有见过我，只读过我的小说，文字舞动如银斧，我叙述爱情和黄昏的宁静，我让故事盛放，如郁金香在摇篮里长大安睡。你可能猜测过我是谁，我的确给过你，字里行间的线索。

我是女子，不绮年，以之也不玉貌。我出生在东北，却在南方长大，又跌跌撞撞到了北京。我寻求最热烈的生活，最激烈的情感，最浓烈的颜色与画面，但我所选择的，不过是平顺的生活。我甚至骑自行车上下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班，微凉季节里，我在人群里穿插，周围一片铃声和急刹声，天刷刷地黑下来。

我很努力很努力地生，我最近在读《创世纪》，我每天都在写字，我买了一个烤箱，学会了烤泡芙。我也去丽江大理，在玉龙雪山上洗脸，看过巴兰钦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心头有清凉的感伤。可是——

我仍然觉得寂寞，如此暧昧难言。人生有些曲折的故事，那能懂得的人，却不够有文化到能够辨析；那些理智聪慧的人，却离这生活太遥远，以至无从言说。

而我能指望的，最后还是我的读者。只因为你们广大，因为你们全知全能。因为……你们是一个又一个的你，全都是纯粹的个体。

叶倾城

[illegible]年 [illegible]月

目摇录摇 跃跃跃

摇摇摇摇 Feng Huang Zhi Zai Ye Li Zui
凤凰只在夜里醉

摇摇摇摇 3 摇摇住在内衣里

16 凝固

27 前生的前生

39 有一种爱直通地狱

48 凤凰只在夜里醉

63 爱的尸骸

67 如果这都不算爱

70 秋恨

73 她们是女子,我也是

77 惊春

摇摇摇摇 Bu Hui Er Zi Zen Sheng Shuo
不悔二字怎生说

91 别让我看到你的衣柜

94 薄情

97 自己烤的男人最香甜
99 不悔二字怎生说
102 一秒钟的事
105 圣诞老人差 员分钱
108 大家都来踢毽子
111 当我骑在自行车上
114 温柔之泳
117 牙膏的 猿个用途
120 朕不喜欢
122 我的俊冤家
125 武汉的浮生男女
131 糖果珠宝与生命中的药
136 有了恩,想不爱都难
139 忆前尘
143 第三条道路

摇摇摇摇 Wo Wang Huai Hua Ji Shi Kai
我望槐花几时开

149 吃不得也诗经

153 玉兰家家有
157 二蓝这个颜色
160 姜花不知道
163 不过是莴苣
166 水仙的笑声
169 栀子花开六瓣头
172 我望槐花几时开
176 梅子黄时
179 偷不得的春光
182 艾蒿香
185 甜姐儿白兰
187 樱桃的诱惑
189 萝卜之夜

摇摇摇摇 Xiao Fu Jin Lai Wu Ta Shi 小妇今来无他事

195 不得不贱
199 出名趁早,赚钱赶晚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203 卑贱的恩人
206 薄命怜卿甘作妾
210 火海
213 南京布·沔阳青
217 颜色的政治正确性
220 以百合之名
223 没有一种病症是风雅的
227 披霞追踪
231 小妇无他事
234 亦舒的栀子花

住在内衣里

摇摇没有更温柔更贴身，或者更残忍的了。

那一年，溯舟爱上千禧的红。

长长的内衣地带，多少件重瓣复蕊的红胸衣，会买这一件，大约只因为促销小姐说了一句“穿在婚纱里面，也会很漂亮的哦”。正是隆冬时节，商场外，夜色微蓝，下着银丝般的雪，段正忽地顽皮起来，握一小把碎凉的雪，往她颈子里塞，两个人追打了半条街。抱在一起时，她看见他的鬓发，微微闪亮，仿佛沾了雪，但她知道，他也知道，那是初生的白发。

夜里她当镜试穿，布料微凉柔软，是正宫艳艳，斜斜缀了一长串蕾丝花边，都是小桃红，非常民间的嫁娶情意。她凝然而立如古罗马雕塑中女子，他在身后抱住她，“溯舟我们结婚吧？”她对镜中的他微笑，“你是有太太的人，我们怎么结婚？”段正的手，迟疑，迟疑，松开了。

冷，溯舟只觉得身上滚过一层粟米的潮，乳梢有异样的痒痛，如千蚁万蚊，她咬牙忍耐着，抵挡这最无人知晓的五马分尸。

那晚，段正说起童年有一次，母亲带着当时还年幼的他，去裁缝店量体裁衣，进了一个小间，嘱他在外面等，蓝花布帘一垂，一个成人世界对他封闭了，他觉得有被弃绝的悲伤，哭了起来。

说到此，他偎紧溯舟，人仿佛缩到很小很小，如婴儿在子宫内，国际公司中国区总裁身价、香车宝马，全无关了。溯舟觉出他的依恋，被岁月熏蒸过，如明清时代流传下来的旧缎，格外熨贴缱绻，她不离开他，必不。

但绝大多数时间，段正有一双晶光四射的眼睛，如双刃剑，怎么握都不对，都会被割得鲜血淋漓。他手机 圆原小时开，圆原小时不接听，开会不方便，出差不方便，在家里更不方便，偶尔接起，声调是完全合身份的冷静：“有事吗？”无数次恨起来，溯舟把他的号码自手机通讯簿里删除，随即从朝到暮，从夜到晓，那 员员个数字就在她脑海走来走去，最九曲回肠的山路。

可是她的手机响了，“溯舟，我在你楼下，天亮就上飞机

了。请你上阳台好吗？”溯舟浑身震颤，内衣外头披一件大外套就出去了，外头霜天晓角，低头段正倚在车边，仰着脸。这么黑，看不清他的轮廓，溯舟只听见段正的声音，微含酒意，“我想看看你。看过你，哪怕这飞机被恐怖分子炸了呢，也甘心了。”他是醉了吧？中年男人，不是那么容易醉的吧？醉后的话，总归是真心的吧？

溯舟涔涔泪下，阳台旷野，四面无镜，她看不见自己的昏蒙，因之无从抵御，无论是诱惑还是心魔。

溯舟甘愿偏居一隅，如陪都，日子却还是不久长。手机响起熟悉的音乐，那端却是陌生的女声：“我是段正的爱人。”段太太最后道，“这位小姐，我知道你是明理的。”溯舟比人家一耳光掼在脸上还要难堪，她所伤害的人，在赞誉她没有无耻到底。

溯舟从此不记日记，偶然在衣袋里发现的士票、酒店的优惠券、咖啡厅的发票，全不知来历，像梦游的人，第二日不记得昨宵的梦，但，有什么关系，顺手揉成团一甩。

不然就疯狂上网，逛一切社区，有个男孩时时不离她左右，网名哈利波特，她删繁就简叫他小哈。语音聊天室，凌晨四五点，只剩他们两人，或许是昏明之间的缘故吧，有甜润气息，天地安定。不知不觉，溯舟说起段正，渐渐哽咽，久久不能抑。小哈只一直唤，“小舟小舟。”突然道，“你想见我吗？”

关掉电脑，解开长发，穿起一套深黑真皮内衣，溯舟只差没有扬一根长鞭，便更像女王蜂了，此刻她身体微微蒸汗，皮革散发浓烈的气息，如麝香扑鼻，也像雨林里的狮子，借住在她身体里。

黑暗，梵教音乐喃喃念着，热，俊美而陌生的男子。原来她亦可以这样热烈，在他周身，留这么多青与紫，一咬一个烙印，抹不去。而小哈只温柔，沉潜，低如深潭，承接她暴烈的爱情，如飞流直下三千尺。

溯舟有个朋友，在聊天室用的名字是“情到腰子”，然而他们却是腰子到情，现时现世，也算不得罕事吧。

小哈根本还是个孩子，聊天、踢球、打牌、见网友，溯舟曾

经去网吧找他，小屋里乌烟瘴气，十几台电脑正联网打星际，不眠不睡的，手边几个可乐罐几个空饭盒。看到溯舟，只扬一扬眉“你坐一下。”继续全神贯注于屏幕。溯舟只觉得自己像一个妈妈，来找逃学上网的儿子，进退两难。

可是她怎么能不宠他？他亮闪闪的眼睛，笑起来的顽皮，她发脾气他便不作声，还抓她的手来打自己，她仍旧嗔怒不已，他一脸沮丧，低头抬眼，偷偷看她。她一时忍俊不禁，心，软软地折下来。他随即欺身上前，抱住她，一半是委屈，一半是撒娇。溯舟，禁不住怜他若子，宠他若弟。

下班了，在超市提罐鸡汤上小哈这边，又搁了陈皮、苕粉、笋干、香菇，煤气炉上小火煨着，人在卧室为他铺床叠被，忽然被窝里掉出一条小三角裤出来。是她曾经伫足观看的一款，磨砂蓝，仿牛仔，看着粗犷难当，质地却柔软如丝缎。难道他有这分心，买了来取悦她？——底裤中央，分明有污渍。

立刻冲进卫生间洗手，水龙头开到最大冲，两手冲得泛红，仍然觉得脏。只穿了吊带小背心，一侧身，溯舟便看见自己胸乳的轮廓，曾经饱满如张爱玲笔下的月亮，是白凤凰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胸，已微有下垂。顿时悚然一惊。同龄的女子们常常抱怨着，自从哺乳，身体的形状就走了，说话的人，常常颊上有斑点，眼底有睡眠不足的青圈。

此刻溯舟却知晓了，没有人类的婴儿来吮吸，也会被时间婴儿的小嘴啜尽。青春能几何？因为它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

溯舟离开，没有换掉手机，知道小哈也未必会找她。

却带走，她的四抽屉内衣，一件件装袋：一件玫瑰紫，一小团墨绿，这件有窄窄金丝银线肩带，那件半透明，蕾丝珠片绣得很装卡哇咿，又有墨底黄缕的，抖开来，是件豹纹胸衣——百千色相在她手底里逆来顺受着，像红杏灼灼，却开不出墙外。溯舟想，这就是了，一个女子与内衣的半生缘。

再没有更温柔更贴身，也更残忍的了。

他们说心安之处即为家，溯舟的心，千疮百孔而依然老皮

老脸地活着，想仍然狂潮沓起也不是易事。这样，因为介绍的缘故，认识了李力。其实无所谓，恰像请客吃饭，跟谁吃不重要，溯舟倒常常念念着，曾经在哪一家馆子，吃过什么好菜。

初次见面，李力穿了一件闪光的绿格衬衣，要还是小学生，溯舟一定给他起绰号‘ 苍蝇 ”，苍蝇的复眼可不就是这德性？天正大热，空调开得冰冷，李力坐得不安定，连换几个座位，直抵在风口才罢休。哪有这么怕热的人？溯舟正诧异，一直被吹得冰冷、汗毛微竖的手臂，此刻渐渐温过来。她忽地顿悟，难道是为了一身真丝无袖长裙的她在挡风？

熟了，也取笑他的绿格衬衣，李力解释说是弟弟不要的，他看着还好，就捡来穿。被溯舟笑，还是照旧穿，李力实在是个老实人，行事为人十分朴素。溯舟万花丛中过来的，倒反而赞赏这份泥土气。溯舟活泼起来，相当爱娇，调他，逗他，一时一个招术，是百蝶穿花，云动影来，千般颜色百般好。老实人被撺得左右支拙，只笑，憨憨的，非常不谙世事的样子，他还小溯舟两岁。

偶尔逛商场，正是买二百减八十的日子，商场人山人海，

兜兜转转，到了内衣区，满眼红香绿玉，溯舟却瞅见一款通体素白的，胸口憩了一只银蝶，仿佛随时会振翅飞去。标牌上“ 员题园”，四个锐不可当的数字，并且“ 本柜不参加活动。”溯舟倒也没奢侈到这个程度，当下试穿也不，便走了。

也是看朔爷的书长大的，学了一句“ 都是苦孩子出身 ”。溯舟亦有过不见天日的十三岁，突然变成不爱洗澡的小孩，每次都要母亲发脾气，才慢吞吞，提着大桶小盆去公共浴室。水气袅袅里一条一条、一堆一堆的白，最清贞义烈的酒池肉林。洗澡亦是应酬地，张王李何阿姨们起劲地搓着自己，眼光落在她身上，“ 呀 ”一声，“ 姑娘长好大了，胸脯都开始发育了。”溯舟像被赤裸裸推上火刑台，身体一阵冰凉又一阵滚烫。她们有时还轻触一下，溯舟只觉得自己清清白白的女儿身，被这一触便玷辱了。

应该就是那一个冬日，有了第一件胸罩。一定是白色，纯棉，无钢圈、无托底的两块布。或许还是母亲在缝纫机上踩出来的，愈洗愈黄愈松弛，溯舟饱满的青春，就盛在这么黯然落败的杯里。一走动，跑步，胸前如拥双兔，溯舟日日伛胸缩背，恨不能蜷成球。

那时候她学会一个词，赘肉，仿佛是为自己的胸，找到了人世间的名分。

是段正教给她，她的美，她的胸围是 悦她多么喜欢 悦这个字母，金杯欲盈，满而不空。

那时，是羞怯还是习惯，总挑纯白的，极细的银蕾丝，棉有暗暗的布香，飞扬如雪。段正为她当镜解扣，手势缓缓的，爱抚的，无穷无尽。他们甚少说什么，胸衣一甩，甩脱整个黄昏，黑夜就此来了。肉身的欢愉，却可以如此静默，夹着一点布香，近乎悲伤……

为什么，李力要问得这么小心翼翼？“那个，那件……”好男子吧，连胸罩两字都觉得难以出口，“你是不是很喜欢呀？”

溯舟含糊其词嗯一声：“太贵了。”

两人静默地走了一会儿，要很大的决心吧，李力终于说，

“如果你真的很喜欢，我，买下来送你。”最撼动溯舟的，是李力的眼睛，此刻静定着，因为已经决定而不再思虑。他鼻尖有汗，李力说，“我，我是第一次喜欢一个女孩子。”

溯舟在走道上怔住了，李力全身上下，加起来不超过三百元，现在的一掷千金，是一个巨大的承诺吗？溯舟却惶然欲逃，她当不起，他厚重的情意，同样地，也当不起那件胸衣的素白。能够出污泥不染的，只有无知无识的莲花。她早已不是清如水、明如镜的简单女子，也不打算假装，她理解人生的风尘，如行路。只是李力……他仍然是个清如水、明如镜的简单男子呀。

人潮不断推挤，两人都立脚不稳，渐渐失散。在商场走失的情侣，不止他们一对吧。商厦原本就是迷幻森林，无数颜彩、间隔、花衣、布排，试衣间开开闭闭，红衣少女进去，出来变成绿裙淑女，魔术师的帽尚没有这么神奇。

溯舟想，啊，我不过是这大城万花筒中的一员。

她渐渐不大爱买内衣，有时经过，也像误入桃源，直入直

出，目不斜视。她想她懂得了老色鬼的悲哀，虽然都是倚红偎翠，软玉暖香，却不能挑情，也不能撩性，不必关灯，大天白日就是一样的。

偶尔收到小哈电话，是问她一个共同的网友，溯舟道："张朝舟，"强调，"我这个舟。"小哈道："怎么写？"溯舟一惊，"你不记得我名字了？"

小哈呵呵数声，"不好意思。"

溯舟低低问："小哈，你可爱过我？"

小哈不甚耐烦，"第一这是什么世纪了，第二，你身边应不缺人爱，第三，管他是否有爱过干嘛呢？就算有，又如何？"

这一出戏早散了场，大约杉菜和云源在台下相遇，也说不出什么好话来。故而他态度撇清，溯舟只恨自己问错一句话，便落得像个一味痴缠的薄命女子。

舌底下像含了高高低低的小碎石，她笑道："如果有，我会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